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單恂質生　叅閱

魏忠節公集

疏

魏大中

懇乞聖明發帑以寛加派併敕詳議調募團練事宜以杜亂萌疏　發帑蠲派調募團練

臣竊惟皇上今日所與共保此宗廟社稷者獨民

心耳、民心不可重傷也。傷心之久、收拾已遲、失今不圖、更派餉徵兵、并無再計、騷動天下、欲以禦外寇、乃在內不可不深慮也。以臣愚計、當首釐內帑、夫帑何以當釐也。思 先帝之在東宮、瀕危懼者數矣、而神明護呵、萬靈擁戴者數十年、迄登大寶、享祚不永、此

議發內帑亦一時流激之言然能不惜財物、則愛臣子可知

天意在 陛下也。天意所在、宜其休徵協應、嘉氣四塞、戎翟之倫、解辮稽顙、而逆奴作難、漸逼門庭、歲歲有不及夕之懼、臣不得其解、竊疑大內之積、皆當日豺虎四出、椎山竭澤、掘塚羅門、遣官殺人、吸膏吮血

所致、蓋海內愁怨之氣所聚也、怨氣所聚、發爲戈矛。非盡散其積、無由消弭兵戎、凝爲嘉祉。計及今一大渙之、除諸經費取辦額賦外、其滅奴所需、悉仰內帑、不以煩民、目前無急廣寧者、撫臣王化貞道臣張應吾臺臣方震孺所稱、應即遣官沛發無悋、至各移鎭兵道里費若干、募兵費若干、城池硝黃盔甲器械費若干、市馬費若干、訓練犒勞費若干。城中積儲費若干、各衙門點籌緩急、巨細次第以請、如昏暮叩門而求水火無弗與、非獨渙海內愁怨之氣、應天道聚散

之常亦以壯羣臣滅賊之膽得指麾如意無捉衿露肘之患無徒今日百萬明日百萬兩兩銖銖事事不暢貽與日欲用而不及用之悔也所謂內帑之當稽者此也內帑發則加派省災祲之地當蠲也徵師之地當蠲也過師之地當蠲也宿師之地當蠲也畿輔之地不但蠲加派而已似又當賜以元年田租之半何也邇年令牧蘭絲爲政一旦有急睊睊小民慮無不疲覩其長上而不救者重以徵牛徵車解夫解匠疲於奔命度有事能爲　皇上保障沉竈産鼃而無

他意乎。夫京師人心亦猶是也。臣故謂加派之當量蠲。而畿輔京師尤宜優恤也。恐尚未足以固其心也。至調募之事、抑又難言、邇左數年、敢氣不復、聞調赴遼。如往棄市、遣行之日。有對督撫大吏而悍不擇音者矣。近且撤朝官而募義勇。倘郡邑守令。汲於奉公保無僉派平民。如發閭左。而父母妻子牽號頓跌。慘絕銷魂者乎。此最足以傷百姓之心者也。至徙募行乞。費金錢而無益軍國之毫毛。又不待言矣。若國家有事。輒仗土兵。萬一不戒。有輕天朝之心。跋扈自雄。

不可控馭。不虞肘腋。嗞耶艸澤萑磧。實煩有徒。不戢且聚而爲盜。籍之爲兵。不獨禦敵。且弭內患。顧駕馭實難。招徠未易。幸今出募諸臣。咸忠智材傑之士。可無他虞。而前車往往而有。願諸臣慎之也。寧精而無多也。精則一可當百。少則易馭。費亦稍簡也。及其蹶踏前路。獷悍不馴。土人見之。如遇强虜。朋漨抄掠。所過爲墟。往歲水兵劫船。至舟楫不通。米價騰踊。蘇杭七郡。抑價遏糴。幾釀禍變。且又善逃。逃即爲盜。爲勝爲廣。皆不可知。蓋將領有利其逃而自爲逗遛地者。願

出募諸臣之慎之也慎擇將領嚴紀律無縱其淩虐而以傷一路之民心也遼人善降固由內應要亦客兵淩虐羞憤勃發生不如死致然爲今之計援遼兵將之在廣寧者悉沿三岔河而守以禦奴西寧西平西興等堡婦女俱撤至廣寧入保無溷客兵所處以傷其心男子老弱者以乘城壯者盡籍而爲兵以待戰登萊以至天津則廣寧之犄角山海而西各隘口以至宣大則廣寧之後勁而京師之後護也均宜團練土著若雄邊子弟遺意以厚集其陣頃遼陽五六

生員殺賊數十結隊而行莫敢追者由此觀之厲氣所鼓即以挫方張之銳兵固無常弱矣移鎮之不可以已以備月前之急兼以爲擣奴地也畿輔八郡則京師之前護也宜令撫按督郡邑守令計地廣狹多以千計少亦數百揀拔悍勁習武事者以忠力訓練成一旅之師平居則閭閻相守無去鄉井離墳墓之嗟聞警即守令親督與偕來固無所事逃逃亦易跡事畢則散以歸農甚便也必守令躬督以來庶訓練精也此先臣王文成所以平寧庶人者也京師營兵

可九萬人。內善戰者可得三萬人。今合九萬人而人與之餞士。不如挑長材異能者三萬人。而界之日三十文也。餘六萬人。可以備登陴派垜之需也。嚴行保甲。再得兵數萬人。更檄各處巡撫。以標兵數千入衛而京師可守也。且各邊鎮兵。與八郡良家子。可一呼而集也。調募抵京者。悉令詣三岔河以候大舉。毋集京師畿輔間。令土著者更飲其毒傷其心。而吾民不可與守也。總之廣調募不如練土著也。調募之不可以已爲搗奴計也。顧調募之害。亦略具矣。安所得廉

勇仁明威毅之將統之。而亂無他害哉。

合詞恭懇聖斷立誅遼左失事諸臣以自為社稷計疏　請誅陷遼諸臣

臣等竊惟自有遼禍以來、民間之髓血、內帑之金錢、文武將吏士女軍民之肝腦、祖宗之金甌、敲剝塗炭、傷殘缺陷、無不疾首痛心者、夫疾首痛心于遼禍、即無不疾首痛心于禍遼之人、而首禍者誰、李維翰也、李永芳叛撫順陷、張承胤之全軍沒、無可救之辟也、起楊鎬以經略、而清河陷、會安之陷、不以聞、四路

出師，庇李如栢，佗杜松名將，銳師淪沒殆盡，已又聽周永春鄭之范散兵分牧，卒陷開原，無可救之辟也，其辟殆浮于維翰也，遼瀋之陷，袁應泰張銓以身殉之，河西之敗，奴騎未薄廣寧，而王化貞棄廣寧而西，公在垣疏參王熊詞兼禀上而後汪中書一一求反。以當救封疆失事為詞不亦冤哉熊廷弼自閭陽與並馬而俱西，驅居民，燔烈士，委棄兵革輜重，及民間之藏不可勝計，而數百里封疆，委之甌脫，無可救之辟也，廷弼化貞之辟，不亞于鎬也，高出胡嘉棟者，檄之援遼陽則逃，檄之援廣寧則又逃，天下未有一逃再逃，而復可逃于辟者，且是二臣

者固逖臣之倡也。邇樞輔遠鼎臣一疏，誠不知其何心。皇上爲封疆深念，本欲大肅軍紀，特以樞輔情辭懇惻，姑待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以不死不死非法也。以樞輔故姑待以不死。知非　皇上之心也。昨諸臣朝審不在矜疑之列。均註候旨。亦足以見其情眞而無可原矣。樞輔在用兵之際。或者假此以別神其鼓舞。然熊廷弼之再出也。中朝不驕子奉之高出切嘉棟欲赦則聽其赦。欲用則又聽其用乎。而其效何如也。有賞而無罰。雖聖王不能治天下。爲今之計

空卽謬諸爨臣以示失事于封疆者殺無赦不得覬異日之蕩平以倖脫庶文武將吏亡地圖存死地圖生然後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以　皇上之封疆僥倖耳若法不必行心存幾幸進或輕于一試退有不忍言者不可不爲封疆深念也　皇上之封疆重斯臣察之情面輕朝廷之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失人臣尚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而高出胡嘉棟逃熊廷弼王化貞用其逃因與俱逃而死事僅高邦佐一人武功士氣蕩焉如掃安可更襲其故而不爲

紀法封殲一重圓之也臣等恭繹明旨謂南北用兵軍紀宜肅不得不為封疆深念念封疆而軍紀無如一旦赫怒縛楊鎬熊廷弼王化貞李維翰高出胡嘉棟李如楨達奇勳賈承武等僇于市若待楊鎬等以不死亦無以服李如楨等之心且　皇上恭社稷以從樞輔閫外之事一以聽之若中制生殺予奪黜陟是非太阿自握廷論自寀不當復以此分樞輔之念令樞輔一意圖奴毋令天下若鉅若細耽耽而未遂者脅走閧門如騖也

書

答藩王　郝經

日者大藩以選婿聞遣封之期例在來夏　天子特念周親與今歲所稟請諸藩同以冊命不以大中爲愚不肖使載節而南荷大藩顧念使臣大河以北勞逐之使節踵相接也封典竣事又念使臣遠道風霜不以筋骨爲禮至日宴勞行日宴餞侑之金悉以數百計且每辱使命請詞懇款殷勤再三而大中執其書生之謬愚不可移方惧討茲不恭未從原宥乃市

田道上、信使前驅、加邀旅核、所爲杯盤臺筯之備咸具、而金之爲百者五、何其厚也、重以書命諄諄娓娓、若慮大中之復不敢當、而要之以必不可辭也、顧大中誠不敢當、而必不敢以不辭也、蓋大中業已詔祿于朝、傳食於道、大藩之賜、雖受之無所用之、方今山海戒嚴、戍卒乘障、其以犒邊邊士、比於投醪大惠也、一介馳驅、寧足壓大藩之眷眷而不已、亦惟曰自天子所謂我來耳、推此勞使臣之心爲　天子勞軍大敬也、大藩賜履在天地之中、陰陽之會、蒙休襲慶、

無蜀之翕魯之妖爲大藩憂而遠軫衛邊力獎王室大忠也建藩之始神祖祚愛特切廣置莊田連州跨省今關東所沒金甌闕傷在天之靈必有惘焉不寧者而以食租衣稅之儲佐封樁之不逮大孝也以神祖之愛子先皇之介弟今 皇上叔父之親而助邊爲諸藩先大順也設以數百金者爲無當於太翁之稊米而大藩初建食賦川舒倍之十之百之惟大藩自命大義也數十年以來忠肝義膽憤積疑塡大藩之心尚未白於天下今乃損國犧邊令海內聞且見

之曰。爾藩之不植其私，而以急公家也如此，釋羣疑集衆矣，永滯礙目前無急此者，伏惟不鄙芻納，采而行之，如親受賜。

與姚鏡初　兌運利弊

東南財賦之區，敝邑在東南中，賦尤獨重，幅員才二百里。而漕粟至八萬有奇，其一徵矣，兌運法正耗米百石，加九石八斗，而此一百九石八斗者，至都止交卸七十餘石，蓋每百石有三十七石之羸矣，而旗軍何厭之有，故甑米爲濫惡，以圖溢於額外。積胥負緣

爲奸利。奸里之窟穴其中者。輒虛增以爲桑良先。日復一月。以迄去歲。加至十四石。寖加至十八石。而益之以尖。又多方其名色。如綱司伍長倒羅之類。每米一石。費銀八分。積至八萬。所費若干矣。夫民之奸者少而良者多。米之惡者少而善者多。而民之良者。與米之善者。偏受勒于奸旗者多。長此不竆。不得之祖宗之法。其何紀極。康父母下車。廉得其實。初冬即立限徵米貯倉。曰米不足。將有折乾之弊。病國。米集矣。簸之颺之。至再至三。曰米不淨。將有浥耗之虞。病軍

米足矣淨矣遴粮備矣戎器戒矣行粮緘矣曰如是
而不堅持漕規或濫額以亍軍病民不可以爲民父
母而旗軍於去歲得志之秋則又騰敝邑以節節高
日月長之號今歲遂有營撥敝邑以爲利者其故弄
敝邑於股掌視如几肉者驟聞而駴失所懐來五技
畢陳以冀一撓其法僨運利速故示之以吾且遲地
方窒靦故示之以吾且譟而康父母日止倉庾恬不
爲動氣和而語靜曰吾之郵軍者已周矣今日惟有
以官殉法今日惟有以官殉民會司理姚公祖行部

至縣見米色眞無右嘉善者、而旗軍亦覛康父毋無少變意、乃始揖志受程、不四月而八萬餘粮、鼕行平兊、解維而前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剛慤人

　　　江陰周榮起仲榮校

繆太史集

疏　　　　　　　　　　　　繆昌期

擬請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

國是疏

臣聞帝王制世常使臣下盡言而不使臣下煩言盡

言者盡天下之心也、人各有心、心各有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非可以一人之私議而掩之也、故曰、必使臣下盡言、若夫言盡矣、言之條理、與言者之心之本來、已瞭然自獻于人主之前、而人主復沉沉嘿嘿、不此作於神廟時故以沉默爲規切也爲之一剖、則言者各以其言求勝、至言者各以其言求勝、不惟掩人之口、抑且自掩其發言之心、而天下從此多事矣、故不使臣下煩言、夫不使煩言者、非拑而制之也、以言責名、以名責實、執之甚簡易、處之自安和、御臣之術、亦不出此、臣伏見　陛下深居以來

于外廷章疏、一切置不問、于是下無言之利、亦無言之禍、筆戰舌爭、閧然於交戟之下、無復人臣之禮、臣甚駭焉、當此時、即　皇上慨然下一令曰、勿多言、多言者罪、臣固知言者之不止也、再下一令曰、其言是其言非是、臣又知言者之益譁也、何也、不核其是非之所在、而強禁之、又強以是非之名慕之、人必不服、臣以為今之言者、不過兩端、或言事、或言人、或言事而爭、或言人而爭、其事與人之實、必有一歸、而言者各有所挾之名、以為爭端、惟就其所挾之名、還以其

實責之則彼之紛紛求勝者皆可以片言而決如爭其事矣即問某事何若爭某人矣即問某人何若循類而推無事不可質對無言不可窮詰及其理有究竟議有歸著而 皇上出片言以剖之以人主之勢順人心之公而行顯白之令其孰能矯其後哉臣觀近日之煩言爲事而爭者十三爲人而爭者十七然所爭之意在人而所托之名必在事人以因人事復生事故言之枝葉與其事之葛藤相牽相附而不可斷割故曰多事也今 欲省事不如省言欲省言不如

核其所言之事與人欲兼核其所言之事與人不如專核其所言之事。何也。有附于人之事。亦有附于事之人。人與事皆事也。如就事核事。而功罪自明。賢不肖自分。煩囂自平。若舍事不問。而欲貶朝廷之尊。嘵嘵焉與臣下爭人之賢不肖、非褻則瀆矣。唯 皇上之英誼、不肖自處於褻瀆也、是故一切置之不問、然不問而議轉劇事轉增、人之所傷滋多國家之綱紀人才、俱可惜也、今其議端之所起與事理之所歸、天下曉然上大夫曉然、恨不得朝廷一處分耳、而當事

大匪。復一切多避少任。相與徘徊覩望。以聽其自鳴

自止。臣愚以爲失今不問長此安窮。伏望　皇上盡

簡近年章奏。下所司條議可否有不決者。再下九卿

臺省雜議之。然後付執政大臣。虛心折衷。請自　上

裁。則　明旨出而人心服。人心服而國是定矣

李侍御集

疏　　　　　　　　　　　　　　　　李應昇

罪璫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欲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劾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魏忠賢
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
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提手相
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　聖心、謂宜大奮　乾剛、立
加斥遂、以正其竊弄　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
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
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忠亦不知誰
爲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
夫忠賢非不欲辯也、于眞萬眞、無可辯也、千罪萬罪、

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　中旨眞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眞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眞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眞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眞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眞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眞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眞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眞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眞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固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訕議動輙誘說親裁非閣泰疏到閣依然傳擬而　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

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𥁞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 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根株既深兼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魏閹者危社稷同不止如王劉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肴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于疎藥石瘖之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斂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

走、姑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墻之間、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愈不安、臣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即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嗚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丁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

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此榮有所指）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黍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顧開雍偉南　參閱

侯吏垣疏

疏　　侯震暘

劾客氏疏　客氏

先生居平最留意江南水利纂成一書尚未付梓為長公稼穡先生攜往江右遂未及采僅錄其關

山陵竣事出宮奉有　明旨不必鰓鰓過計為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　聖旨寛之而不責

職銓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君臣于是舉手加額、突奉令諭、職且驚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逭、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職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察、不世出之主也、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逑、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留精神、

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天地呵護之矣。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卽位之日。怵以邊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此又天地祖宗借外憂以動我皇上者也。皇上念及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論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涕泣何爲且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兩毋后棄皇上于誦詩舞勺之年。先帝二十載青宮。三旬紫

極。倏忽崩殂。頊雖升祔禮成。寶殯未築。有司宵露。職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襟。窃意　皇上九重之內。必有痌瘝與哀。栝棬顧痛者。特外廷遼遠。無由得知。而又反有憶泣保姆之諭。甚矣為聖德之累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開。叩閽不易。奈何獨使幺麼里婦。狎近至尊哉。憶職等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崩。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居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靡不舌撟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職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媼長跪路旁。望塵號慟驚

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　先帝阿姆、恩寵未諡是以悲耳、職喟然興歎、同此阿乳之功、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不盈滿招忌、女德無極、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猶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況中涓群小、內外鉤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

糾輔臣疏　劾奸

今戎馬生郊、議論盈庭、况當　主少國疑、奸璫竊弄、之始、所倚藉輔弼大臣、不啻險道之輈、中流之楫、宜何如品行、始勝其任。叅輔沈漼、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媚、糜費無數金錢、濫授無數官爵、業經諸臣叅論、至擬之亂賊篡弒、臣謂漼即無其心、不可不防其漸、其最可羞。最可恨處。專結納權璫、交歡阿嬭。禁中秘事。時密報以誇傳。暗裏机關。將朋謀而反覆。臣敢擬特糾、而諸臣再疏已上、似可無言、及得其

辯疏讀之、理屈詞窮、机鋒肆出尤不覺眥裂髮指天。下豈有兩奸首尾肯自供自吐者今諸臣言漼交客氏漼曰請問諸客氏言漼交盧受漼曰請問諸盧受言漼交劉朝漼曰請問諸劉朝從來有此質對之法否有此辯白之体否明遮明護復自認自招想漼下筆時亦當神搜其手至詆惠世揚爲速化屬韓敬主使了不相蒙緣何插入又謂明斥熊廷弼招忌夫弼于犯國法自不可諱今之明斥廷弼者多矣以公事起見雖議論不齊何妨互證漼得罪公論恐不關此

爲此語者將挑釁乎將借資乎悶爍變化益不可方物臣不意　聖明之朝有僉壬若此昨歲閣臣劉一燝初念未嘗不正但才識短淺作用全疎王安一案臣嘗諷其明目張膽爲　皇上剖陳以去終是含糊隱忍臣至今恨之用王安者且不免于机彈用殺王安者當借何題目如漼者始終本末原不與一燝同倫　皇上若復曲狥故套賜玦不早臣恐其內外鈎聯舞机弄智更有不可言者矣臣因有責于元輔葉向高焉向高再起東山重登揆席海內喁喁想望来

采乃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偶有相規輒杜門求去然則 聖恩眷注謂何初心報塞謂何至若楊漣徐光啓之且不必起也夏之令之以詰奸黨罰也𥬛竈情形尤甚彰著不爲救正何爲者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爲播弄之行徑濯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濯又且歸責于向高者何高直在無可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以和衷集賢哲之謨以獨斷

褫宵壬之魄、使中外知所倚賴、而疆事猶不至決裂不可為也、嗟嗟、政本至今日難言矣、有集垢滿身。曲借徑竇之沈漼、因有聞言克耳。直入綸扉之史。繼借宅揆重地、恐轉成一頑鈍苟且之世界。而卓犖奇偉為國家樹非常之烈者伊何人哉、臣草疏既就、廷對屆期、姑緩一日、而併有感于會場主考一事、內批與外擬忽異、通國喧傳、亦舉疑漼提弄、一箭雙鵰、與陳居恭疏同一机局、漼果有之、可謂心勞日拙、如其不爾、何以絕不相蒙之事、儼舉而歸諸其躬、此亦可

以定淮之品矣乃朱國祚受命之日爲時既迫因辭恐妨大典今已葵役亦似不妨翩然引退益流傳于古畢竟爲壬戌主裁　竒從中出非所以爲名也國祚能决去就于幾先留此一綫名義不亦休乎國祚清恬人也臣故以此言進觸邪無忌自臣職掌乃概爲諸輔效他山之石極知狂戇但生平自許孤行一意宥懶于求誼不能嘿統祈　聖明昭察

楊方伯集

序

楊師孔

大中丞閔公晉司馬暫留撫滇序

甸町界在萬里外，臥龍公用兵如神，僅能辦以擒縱

宋祖雄邁一世，尚爾畫以玉斧，我　二祖神聖疆理

恩威淪洽，彬彬埒中原藩圖，邇者益州豕突，牂牁鯨

鯢卬筇，烽燧盤江，赤白羽無聞，炭炭滇雲，達隨脣腹

天啓　聖明，特簡我閔公，畀以節鉞，公慷慨辭家，叱

馭前進，飛揚三楚，驅馳百粵，秉鉞入滇，鷄犬不驚，壁

壘改色，謹烽燧，固城守，肅將吏，犒糗糧，斬奸猓，首惟

咽喉礙，百脈俱病，秘授方略，恢復普安，安南、藏尹王

保巨寇盤江、破竹而下、酋長負嵎者、皆願通道乞降以贖往愆。滇黔呼吸貫矣。旣思四夷眈眈所覦、武尋曲交閒如設科、張世臣者、稔惡爲嚆矢、留之養亂、且生戎心、靜簡驍將、嘿運沉机、或入虎穴、探囊取之、或設香餌、網羅致之、綠林嘯箐閒、自見咋指喙息、諸夷酋猛將精兵、無不就公麾指、東川祿夷蜀酋也、疆土不廣界我肘腋、兵馬爲六詔雄、以逆良肺腑、患滇非一日、卽士戍攔入尋武、洶洶不至摧陷者、一戰之功咽喉附庇、置之未卽患急則爲害方大、公乘旣勝之

威制其死命、少寬縲索、間諜行于左右。恩威畳以赤心。酋果不能出吾彀中矣。霑城爲滇蜀黔要樞、西界鹽倉。比逵東川、四面孤懸、逆良窟穴也。向爲孔道。今作龍淵。策黔事者。必以復霑爲先着。公不激不隨、遴上將、挑精銳、備糇食、儲城具、不數旬間、巍然百雉、壯我金湯、三酋震恐、視爲必鋤之蘭。適逆良擒獻巨寇任事狄役、爭功成獄、水藺合謀、共犯毳帳彌山、戈甲遍野、誓必飲馬昆池、目中已無滇矣。聞者股慄、公不動神色、着着操先、在在破敵、每取勝之際、間不容髮

三省捲士大戰頗令夰甲如兵、流血成川、喘息甫定、人方頌不世奇勛、公咲謂曰、此尋常定着、籌之久矣、微論晉接間毫未嘗德色、即上封事、不虛一級、不誇一詞、不佞某管鑰之見、側在宇下、最深且久、寮屬輩謀一言以紀盛美、不佞某職操觚、未能遜不敏、遡之往喆、得二公焉、其老成持重似趙充國、沈毅胆識似范仲淹、當充國馳至金城、先零罪开解仳作約、議論紛紜、公定策必欲捐罪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后先零果望見大軍、弃車重渡

湟道阨狹克國徐行驅之曰窮寇勿追赴水溺死者
無算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罕羌喜曰漢果不殺
我矣罷騎兵屯營田卒能坐困先零千古誦其謀焉
龍圖老子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羌漢民相踵歸
業當其築大順城據后橋川口虛賊腹中竊遣子純
佑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往至柔遠板築
皆具旬日成城自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
少魏公經略招討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
堅持不可判官尹洙嘆曰公于此不及韓公矣凡用

兵宜置勝負于度外後師沒數千人號呼馬首韓公不勝悲憤仲淹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外也及其用人謂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活人于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于辱者必盡節而雪恥朝廷貸高延德

此序也而作記体故實事順然

仍與近邊任使則陷番將率闘之必願吳賊歸順再見其家人之情也狄青器度深遠隸節下奇之待以國器古今頌知人焉東川之于彥良豈啻先零罕开公沈机卓識必覓其一死而弄之掌股邇者三省賊大犯且以名馬金帛飛騎如雲坐守東川竟不應一

卒且以其情實一一輸我。大寇之羽既剪。肘腋之患已除。此破賊之最先着也。霑炎為賊必爭地。置之委轡。城之樹敵。公簡任將卒。密備糧餉。經理規則。預辦灰石。將軍之令未下。板築之具齊興。不日告成。賊騎已臨城下。迄今炎方城、松林城、亦佐城、平夷城、呈貢城、石屏城、連挫狂鋒、先零諸賊之胆、豈非龍圖公城大順十二砦之故智乎、此破賊之最穩着也。夷種以射獵為日用。殺戮為生涯。我不用之。引而歸敵。且費餉以飽老弱。供扣尅。毋寧得死士也。公拔識夷將。無

不一以當百忠勇效順且其部落皆父子兵方大敵
雲屯衆馬机發萬騎辟易無養兵之費得用兵之實
此破敵之最要着也大將偏裨非起自田間即拔自
行伍貸之俘獲于城寄重貔貅色起霑炎堅持有張
許之勇尚能濟事馬龍大戰有周郎之妙各出其奇
范孝子之擒狄青貸延德何以過之此破敵之最緊
着也逆賊奔北議者謂宜截歸路隻輪不返公曰敵
衆我寡今窮矣勝之不武挫且害大但令其自相蹂
踐即先零渡湟之勢最可虞者師行粮食枵腹而戰

孫吳不能以禦敵滇遠天末。疾呼則 明廷不應。瓌穎隣省如焚。能天雨乎。鬼運乎。公以屯馬爲六軍性命。精覈經制。釐正欺隱。樽節愛養。如克家救歲削針頭鐵。取喉上膏。炊無米之羨。而運不竭之源。未受內帑一鏹。 天儲一粟。而能使全軍宿飽。奏凱頻仍。此又最急之上着也。豈非屯田坐困先零之遠猷乎。

上下古今、英雄作用印符券合、眞如國手奕。不必着着驚人、而能立于不敗。神醫治病不必目前取效、而能獨于不如者矣、

烈象傳　　烈象

事有以一着係安危，一物關成敗，居恒視為平平，而識微主幄者，尤必謹之叅焉。歲乙丑，當需烏聯水藺大舉憤兵再出，雖聯四省，震驚六詔，日中視昆海一盃，不足當飲馬矣。懷山彌壑，峰峰攙帳，雲連夙將名王，望前鋒惴惴不敢輕試。賊騎分三路下，東南一路尤銳，鋒不可當。時陶兵象馬初到，有陸姓小將，銳若初生犢，主者置之此路，非無意也。鋒刃未接，各營面面無人色，主帥叩天誓師，三軍振奮，賊果先以東南

西自夾各有以象為陣者然不象為致全勝者存此以見兵机

萬騎奔突、排山倒海、陸將兵不滿千幸陶有名象一隻、象奴馭之、素得神机、深伏小壍、鼻中飲水泥數斛賊騎恬不知奔騰而下象突出咆哮號吼。躍起丈餘萬馬辟易鼻中水泥噴作雲霧直搏賊鋒。勢如猛虎舉足踏賊、人馬俱如齏復用鼻捲一悍賊、拋向天墮地、踐蹙皮骨無完、陸將引兵乘勝追逐、喊聲四起、馬奔蹙人潰野、器械山集、揮刀發銃、我兵刀斂、儘敵肉溪蹙漲賊血、十年來滇兵之捷、未有如此勝者、大且速且全者抵暮收兵、象尚勃勃具餘勇、馬龍通城百

姓携壺漿務食、望象稽首百叩以謝、次日創發、病通體出箭簇計三升餘、鼻中一矢毒甚、遲又日象盡瘁矣、嗟乎、據三酋惡跡、六詔兩迤只拉枯朽、中外洶洶不可保、得此一象、滇雲數百萬生靈、轉危為安、易亂為治、間不容髮、孰謂象之功可泯耶、嗟乎設使象知有人我。知有衆寡。知有趨避。必憧憧于勇怯。即忘人我衆寡趨避矣、藏伏不深、洸机不預、敵必因變設奇、勝敗不知誰屬、所謂無心合道、善藏為勇、不意于一象見之也、焉龍人業已封塚立碑、余代庖守安普、

聞見最真特表出之以告黔陽臣子之留心封疆者
捐軀報國必先忘人我衆一物且竪大功矧具七尺
靈萬彙者肯出此象下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何 剛慤人 參閱

文閣學奏疏

疏 文震孟

國步綦艱疏 敷陳時弊

湛持先生爲端亮直立朝之始即上此疏直聲振天下爰立以後海內想望丰采而取忤權奸在位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於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黠虜

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恇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其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膽臥薪之日，而因循恪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具為堯為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

不久齎志以沒讀之[illegible]不勝一西州之慟

將沸而遊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憾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於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

遊上摘此語病分

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暢臣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奏事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

奏　旨其部知道則其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自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可替否。　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曾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興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祗畢朝儀。安取此鴛行豸繡。腰金横玉者為也。經筵月講。臨御有期。於

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讀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詐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浹

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熏烝。自不越於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照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　庭，乃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彝家範，盡賤之爲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披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

共偷安於無事。全　廟算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慭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為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於

騅被帽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九卿也夫天子之所以厲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 皇上之洞察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辯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擊時事阽危人心玩愒每自當食長歎中宵涕零治亂消長統繫 皇上一身故敢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省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講筵已輟疏

講筵疏

臣一介書生，猥蒙先朝拔擢，感激國恩，矢圖報効，疏（詞臣爵替惟有經筵乃進講啓沃中堂吃定而後敢陳訓說諸之得陳者寡矣遑有反正謇言以立風者不可數也）觸逆璫，即時貶謫，林居五載，倒奪復加，恐惕憂虞，幾無死所，幸聖明御宇，日月重光，詔起田間，還之史局，叨侍講帷，又經一載，臣每當進講之月，輒焚香告天，願一言半語，獲當宸聽，期畢涓埃，仰酬恩遇，而才智疎淺，啓沃無能，竊謂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期經術經世，乃爲實用，反復開陳，未嘗不與時事相關切也。臣竊見自逆奴匪茹，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

挈綱領刑法雖峻猜疑漸啓于事未有濟也故于羣使臣以禮章勸　皇上培養士氣摧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惓惓焉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罰未明令虜踞遼永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着着無備夢如緊絲絶無成緒故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能必當其官信小人者失士也見羣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而奸黨圖之愈急故於子語晉太史一章

願　皇上剖晰是非辨別邪正而曰一音雜而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蓋天下容有無才幹事之君子而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奥援而思辨雪矣消長剝復之關甚可畏也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爲六卿之長獨蒙　皇上眷注而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簸弄朝權擅行私臆故于甘誓章言戰勝攻取非獨左右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淆于倉卒則國是定而王靈赐威福不假于信任則神氣振而敵

（長垣死其孫請卹上勃然斥之可謂聖人之斷）

懾揚大抵皆爲用人之人發也又見承光無事不專而持之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之以朴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盧杞之姦邪而咸畏林甫之岸谷故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木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乎故于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同者無所售其欺心純一則巧于中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皇上天縱聰明必洞燭其情不爲所動猶爲此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其他若盡力營襄恪恭官守捐軀殉國納

諫披鱗精忠報主赤心任事選將練兵信賞必罰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誠見于今國步方艱夷氛正惡大小臣工當爲在山之虎豹不當爲處堂之燕雀當爲朝陽之鳴鳳不當爲抱葉之寒蟬當視國如家除兇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根于天性尤死不回者也然臣之自爲謀則巳拙矣官非省臺身無言責優游清華循資上進豈非便計而感憤時事痛不能忍亦謂臣今日餘生　皇上所賜仍欲以此餘生仰報　皇上不以數年摧折變其初志

耳羣諜方熾首攖其鋒此疏一出豈有全理秋日講期自不能復瞻天表稍獻微忱矣然使蒙 皇上因臣之言洞然省察內除姦佞外攘夷狄克昌大業聿奏中興職雖獲罪有餘榮焉

孝思無窮疏　改正實錄

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 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 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 先帝之冊立與挺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

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
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
至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　旨重
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　皇史宬之所
藏者也是時　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
實錄雖未改然天下有耳目者所共見聞也
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
復發金匱之秘洗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
凡　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　天子萬
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

昨見　皇上追念　先帝冊封　敬妃愼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溥海臣民咸爲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淸明使今日編摹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艮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　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手覩爲機關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然負扆器之重儲宮旣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

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己而爲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没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搆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姦。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

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

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癡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揑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癲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爲揑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因

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

衢道闌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　皇祖是

其奏讞决平允自王之寀突揭搆黨徒黨因以爲利

借他事皷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說世

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發張差之逆至于

察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䘏即惠世揚身

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璫欲借爲戎首

逼殺天下名流非有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

稽啓事乃云徒黨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風

癩之桀。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爲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史任。似不必言官詑爲奇貨。居爲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 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劉之在獄大閙賭勝其人不足惜也亦未見其有功於 神祖及 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闖宮一事。挺及殿簷。近侍俱蹌。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平常。不嘗根究。

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必截要典邪說宜改正者
四一五方　上疾大漸召李可灼併趣和藥悉出
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爲許止不嘗
藥之論舉小附和囂然鼎沸汙衊　君父幾成晦瞑
之世以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
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聞云云臣按
此語除改
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殴杖殺方士柳
泌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
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寬今

可灼進藥而　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誤傷　天子乎此卽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此猶不足怪　上登極後起廢籍中猶有可灼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此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說也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卽曰羣小曰汙衊曰聹聵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卽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啓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于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袞鉞可憑而于　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

方今夷氛未靖，四郊多壘，或謂臣言非其職，而邪說之害，甚于夷狄，自古記之矣，況目覩止孝之　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皇陵震動疏　遏亂之源

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乃至侵犯　皇陵，焚燒寢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死臣辱之秋也，顧不亟滅此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戡定之功，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數，從來未有天縱聖明如　皇上，勵精求治如　皇上，而紛紜框擾，寇

盜相讐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爻皆以幹蠱爲詞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 皇上御極于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月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于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溯戊巳之際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醜虜陸梁以致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于今繆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騎于陰曖砥柱莫挽于狂瀾魍魎或嘯舞于離明狐鼠且縱横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

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慼靡騁之懷士子嗟來濕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神情恍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避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仰屋難籌點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飢饉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惕功令之嚴畏叅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

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箝之禁之。琅璫而桁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天寃痛之聲。下徹于地。　皇上雖有恤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深邃。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交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可言。所掠婦女。荆布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擁從。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寔績。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

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且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戈矛加膝墜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計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漕運大事

江南重地，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從也，以此戡亂，亂何由弭，眞可爲慟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英主，而遘此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鈇鑕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寔事，鋤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人君子，得專意以牧民，豈弟循良，不攢眉于督責，徐議財源之濬

無徒竭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乏良圖、理財用人、非無大道運籌必得其竅、則偬倥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人情自皆悅服、蠱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瑟不張、俞咈無聞、而但云已有旨矣、方圯既極、而尚言戴罪圖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臣叨蒙聖恩、捐糜思效、自恨白面之書生、莫剖丹心以報國、悲憤交集、涕泗陳言、仰乞皇上鑒此愚誠、寬其罪責、倘蒭蕘可採、願對非不遺、

臣瓶任戰慄激切待命之至、